

所谓大国

大时代民族之癫狂症批判

SUOWEI DAGU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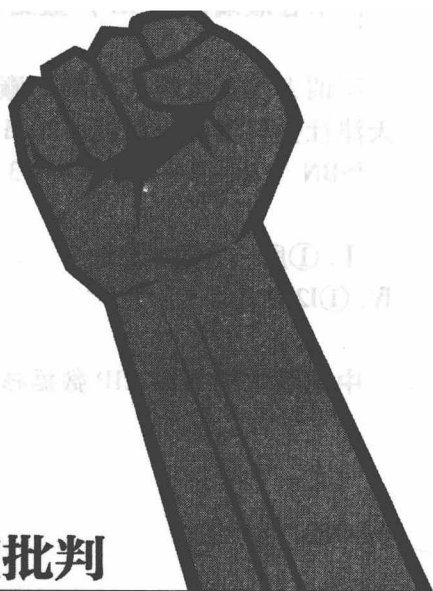
DASHIDAI MINZU ZHI DIANKUANGZHENGPIPAN

张鸣◎著

如果说，历史上的大国崛起是由于自身的强大所致，那么今天中国之所谓大国则是由于别国出现某种危机所致。我们的国民劣根性依旧，民族病依旧。我们直到现在依然有着万千的硬伤。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所谓大国

大时代民族之癫狂症批判

SUOWEI DAGUO

DASHIDAI MINZU ZHIDIANKUANGZHENGPIPAN

张鸣◎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所谓大国：大时代民族之癫狂症批判 / 张鸣著.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3
ISBN 978-7-80688-633-5

I. ①所… II. ①张…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13863 号

出版发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人：项 新
地 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 编：300191
电话/传真：(022) 23366354
(022) 23075303
电子信箱：www.tssap.com
印 刷：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17.5
字 数：250 千字
版 次：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定 价：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言 所谓大国

中国是个大国，这没问题。从地图上看，除了俄罗斯和加拿大，就属我们的版图辽阔了。虽然 960 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现在还有些不完整，比如我们算在内的某些地方，还不在我们控制之内。但面积第三，肯定差不多。至于人口，当然更没的说，我们第一，据说印度可以超过我们，但现在还没有。当然，我们的历史还很悠久，自称是世界上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的文明的国家。

可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这三项，似乎并不总是让国人有大国的感觉。在近代历史上，世界上很少有人把我们当大国。1919 年巴黎和会，战胜国按大小强弱出席会议。第一等的国家可以有 5 个代表，第二等的国家可以有 3 个代表，第三等的国家可以有 2 个代表。当初中国人想都没有想，觉得自己是大国，就派了 5 个代表去开会。结果到了巴黎才知道，我们被排在第三等级，只有两个代表的名额。

当然，当年的屈辱似乎过去了，现在没有人不认为中国是个大国，近些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强盛还导致了西方的某种恐慌，甚至产生了意见分歧，一派认为中国构成了威胁，一派则说今后的世界将是中国的天下。忽悠中国人的文章、书籍出了不少，我们自己也在宣扬“中国模式”。但是，一个很不争气的事实是，尽管人家说中国是个大国，但持有中国护照的人依然得不到尊重。我们的护照没有几个国家给我们免签的，出国签证审查总是严而又严。去趟欧洲旅行，签证的时候，居然要 10 万元的存款

SUO WEI DA GUO

保证，而且还被要求把房产证带上。

有人老是喜欢提一位著名老外的名言，不能输出价值观的国家不是大国。其实，能否输出价值观还不是最要紧的事，事实上我觉得，这个世界也没有多少国家输出了价值观。可是单看我们这些在国外的国民，我们国民的形象，人家就没法当我们是个大国。中国的文明，说没有中断，也许只是在纸上，在社会的层面、人的层面其实早就断了。我们旧的文明丢了，新的文明还没有确立。更可怕的是，还不知道想不想确立。

还好，当初就没有太多的人拿小脚、大烟和辫子当国粹，所以，当今之世，也不能拿丑陋当宝贝。身在一个大国，不跟世界接轨便罢，若要接轨，还是得反思一下自己。

张 鸣

2010. 10. 28

目 录

大国之官：

独特的管理者？

- 只图自己方便的管理者 / 3
 - 围墙故事的续篇 / 5
 - 高处的拥挤 / 8
 - 神不迷人官自迷 / 11
 - 狱吏之贵 / 14
 - 中国最牛的县太爷制造的尴尬 / 17
 - 两个糊涂丞相的故事 / 19
 - 风月与官场 / 22
-

大国之民：

愚昧而卑贱？

- 杜月笙的“维权”生涯与“佛见喜”李莲英 / 27
- 责任心、职业道德和骨气 / 31
- 中国台湾的“大埔事件” / 34
- 群体性乖戾的传统 / 38
- 世纪末的看客 / 41
- “国”字及其滥觞 / 44
- 鸡同鸭讲的庸俗哲学 / 47
- 对毒与赌的另一种期待 / 50

- 上海外教激起众怒的背后 / 52
洋人的膝盖 / 55
美国人的“中国戏” / 58
人有权不受监视地生活 / 61
混事的本事 / 63
荣誉和面子的闲话 / 66
马屁也不易 / 69
弄不好，自己被自己忽悠了 / 72
-

大国之性：

健忘症与窝里斗？

- 离谱的假古董和没有文化的游客 / 77
两只老虎跑得快 / 79
烧狗事件的核心问题 / 82
令人麻木的悲剧的幕后叙事 / 84
一个普通贫困者的特殊悲剧 / 87
从公厕的修建到大粪主义 / 90
正在肆虐着的两种恶俗 / 93
民意何如官意 / 96
-

大国之病：

急性病与暴发户心态？

- 中国式的死撑现象 / 101
从富二代的衰相到富二代培训的乱局 / 104
国人养生狂迷 / 106
“逼裸”的荒唐 / 108
速成病及其经济 / 110
“大”字病及其他 / 113
正常社会的不正常话题 / 116
瞄准射击 / 119

选举与美女经济 /	122
富不出三代的魔咒 /	125
银子堆出来的白象——中华文化城 /	128

大国图腾：

红色“桃花源”？

红色“桃花源”的解读 /	133
两个人日记里的“五四” /	137
无法分级的《色戒》 /	142
土洋并举的克己复礼 /	144
马桶与茶壶的旋律 /	146
给西太后讲立宪 /	149
农民工也要安居 /	153

大国之史：

黑箱操作？

历史在大学转了一个圈 /	157
历史可以当饭吃吗？ /	160
五光十色说民国 /	163
辛亥革命前后，摇晃的中国 /	168
关于辫子与革命的零碎故事 /	175
永乐皇帝的功德箱 /	182
沿下降线行进的民国政府 /	187
一出掉包戏的台前幕后 /	194
双枪兵与双枪将 /	197
文甘草的故事 /	200
铁面法官手里的“冤案”及其他 /	203
真祖宗和真真老王麻子剪刀之争 /	206

大国之乱：

不醒，不听，不问？

高人指点 / 211

左宗棠晚年的“骂人事业” / 213

借口的故事 / 215

上了梁山的《苏报》 / 217

拳民不是秘密的秘密 / 219

监督与分肥 / 226

黑窑的存在与揭黑记者的命运 / 229

燃放鞭炮的民主和人道问题 / 232

嗜血儿童的制造者 / 234

大国之文：

小人得志，斯文扫地？

文人打手的故事 / 239

小人不可得罪 / 241

吴稚晖的两次“冤” / 244

张氏父子头上的光环 / 247

顾和尚和他的法术 / 253

辩帅的人缘和地缘 / 255

狗血淋头的文人们 / 258

一个以吃为价值取向的民族的读书生活 / 260

不识字的好处 / 263

梁启超和胡适的“医疗事件” / 266

章太炎的政治疯病 / 269

大国之官：

独特的管理者？

人混到政界最高层之后，就发现不好玩了，苏东坡发出了“高处不胜寒”的感喟。历来，有才华自负清高、不谙官场三昧者，才会有这种半是牢骚、半是感慨的感喟。可惜，有这种感喟的人毕竟少了点，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还是喜欢往高处爬。而奇怪的是，社会也似乎趋向于给某些爬的人提供制度上的便利。于是，在历史上的很多阶段里，理应作为金字塔上端的高处人很多，拥挤不堪。

只图自己方便的管理者

三轮车满地跑，管起来麻烦，于是禁掉。电动自行车依然麻烦，于是禁掉。摩托车更麻烦，不仅交通事故多，而且有“砍手党”骑着摩托抢劫作案，干脆也禁掉。现在又有人开着面包车抢劫，不知道我们的城市管理者，是否有一天把面包车也禁了。

不知道我们的城市管理者想过没有，三轮车、电动车和摩托车，固然给城市管理带来了一些麻烦，但这些本不起眼的车，却是相当一部分老百姓的谋生饭碗和代步工具。取缔了这些工具，一些人出行将会很不方便，或者增加了出行成本，另一些人则干脆丢了饭碗。在减少管理者的麻烦和广大老百姓的便利甚至饭碗之间，孰重孰轻，按道理是应该一目了然的。但事实上，管理者的选择却往往相反，道理很简单，政策是管理者制定的。

管理者的政策出台强调的也是“群众利益”，也会得到一部分老百姓的称赞，比如因三轮车、电动车和摩托车感到交通堵塞的有车族，遭到过飞车抢劫的市民等等。但事实上，大家都知道，并不是所有开摩托车的人都是罪犯（罪犯只是其中的一少部分人），三轮车和电动车对交通堵塞的“贡献”并不见得比汽车更大。从本质上讲，管理者的做法只是一种所谓的釜底抽薪的“根本解决”。人类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这种“根本解决”是非常荒谬而且行不通的。

事实上，作为人类工具的任何一种事物的出现，都会有利弊两方面的表现。以交通工具而言，马车有马车的麻烦，人力车有人力车的麻烦，火车、汽车的出现，更是极大地增加了人类因交通事故而死亡的人数，也使

城市的犯罪（杀人、绑票、走私、贩毒等）增加了便利。如果我们因为某种工具带来的弊端，就取缔这种工具，按这种逻辑再往前走，因为银行的出现新添了金融诈骗，我们就撤掉银行；因网络的出现而增添了网络犯罪，我们就取缔网络……这样下去，我们退到哪里才是个头呢？原始社会里的弓箭也一样是既可以捕猎，也可以杀人的。

所以说，这种“根本解决”是一种管理者自己图一时省事的办法，是一种不是办法的办法，一种饮鸩止渴的办法。管理者可以图一时的便利，但从长远看，却贻害无穷，最终损害了城市的利益，自然也不利于管理者。解决因工具带来的管理难题，不管多难，但只能从管理上着手，向前看，利用技术进步和管理方式手段上的改进来解决。只有这样做，城市的管理水平才能提高，实现城市的现代化，最终把自己的城市变成真正的国际化大都市。

不过，这种“根本解决”的政策能够出台，表明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和城市居民之间存在某种隔阂。本来，管理者是受居民的委托进行管理的，但管理者一旦投入运作，往往会产生自己的意志，出现“经营城市”的公司化迹象，在增加利益的同时减少成本。每当面临复杂的城市管理局面的时候，他们所能想到的成本最小的方式就是“根本解决”。到了这个境地，实际上管理者政策所体现的只是自己的利益，或者大部分是自己的利益。

其实，不仅公共政策，就是一些公共设施的设置也往往只有管理者的视野，不是从公众的方便角度看问题，而是管理者怎样方便怎样安放。所以说，我们的管理者权力的行使跟公众的距离还是太大，政策的制定离以人为本还有相当的差距，还没有比较好的机制能够解决政策制定如何体现公众意志的问题。目前所实行的听证会制度，还不太完善，听证的程序还存在瑕疵，听证的表达往往更多只是管理者的意愿。

客观地讲，三轮车、电动车和摩托车的城市管理问题的确是个难题，但这个难题既是困难和挑战，也是机遇。我们的城市管理，也只有在直面这个难题的情况下，才能真地迈向现代化。

围墙故事的续篇

前两年，北京有位身为教授的政协委员，提案说要限制低素质人员进北京，事情没成。这几天，又传说广州要把北京的旧事重提，要限制低素质人员进广州。当然，这种“政治不正确”的事儿只要传出来，必然招来骂声一片，网民和学者都很愤怒。不过，我想到的是，这种限制就算政府同意了，怎么操作呢？难道派上重兵，在城市的人口挨个排查吗？现在的城市又没有城墙，人家不从人口进怎么办呢？

限制某一类人进入某个城市，在古代的中国比较容易办到，因为那时候有城墙，排上兵在城门口对进城的人挨个检查就行。虽然限制素质（我估计出招的人指的是文化水平）有难度，不像电影里演的鬼子、汉奸守城门查八路军，只要搜身就行，但尽可以出题考试，把城市教育部门主管考试的官员派去站岗就行了。但是现在这种限制，早已龟缩到城里一个个有围墙的小单位了。所以，某教授要想限制某些人进学校，估计只要校长答应，还马马虎虎行得通，只要教授自己乐意带着弟子在大门守着，但是限制面扩大到一个城市，估计没戏。

这种没戏的事儿，总有人提出来，说明这种想法还是有市场的，应该说代表了很多城市人的意愿，尤其是像广州这样治安状况不怎么好的城市里的居民。

中国人是个喜欢筑墙的民族，这原本是农耕民族面对游牧民族压力的一种无奈，但久而久之形成了习惯，墙里套墙，一层又一层，就像当年的

北京城一样，紫禁城外面有皇城，皇城外面有内城，内城外面有外城。城里的四合院，也是一道道的墙隔着，进到了门里，迎面还是个影壁，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墙里面，只有生活在墙里，心里才踏实。生活中有了麻烦和纷扰，自然而然地指望有若干道墙，从城墙到院墙来将它们挡在外面。事实上，现在希望限制所谓低素质人口进城的人，心里头依然延续着古代围墙的故事。在他们看来，城市治安的恶化，都是这些低素质人口惹的祸，只是现在的墙，变成了城市管理者的权力。

所谓低素质人口，说白了就是指农民工。现在的城市离得开农民工吗？不用说珠江三角洲的工厂，农民工稍有缺口就惶惶不可终日。就说广州城里，所有脏活、累活、苦活、挣钱不多但很麻烦的活，不都是农民工在做吗？一旦真有那么一天，农民工都离开了城市，那么城里人屋子没人打扫，饭没人做，病人、老人没人看护，饭店关门，超市闭户，街上垃圾成堆，下水道堵塞，污水粪便横流。

城里人在享受“低素质人口”带来的服务和便利的时候很舒服，但忘记了这种服务和便利也会伴随相应的混乱，相应的治安难题。尤其是在城里人没有善待这些为他们提供服务的人，反而加以歧视、打压、甚至欺诈的时候，治安的难题自然就更加严峻。每当这种时候，陈年的积习就会自然而然地冒出来，幻想再出来一道道墙，让自己远离纷扰。

当然，这种幻想的背后，还有多年的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城里人的优越感。什么叫素质？何为低素质？标准是什么？实际上没有人说得清楚。在说这种话的人心目中，所谓低素质人口指的就是进城的农民，说人家低素质，明显暗示自己是高素质。别人素质低，不过是因为人家是农村人，自己素质高，仅仅因为自己是城市人。道理上虽然说不通，但却一点也不妨碍有大量的城里人如此想。这种优越感，无非来源于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一系列城乡隔绝以及对城市的优惠政策。这种政策，在很多方面依然在继续，从而造成了一个国家内的国民有两种不同的待遇这样一种荒唐的

局面。

力求维持这种局面，维护自家的优越，心情可以理解，可是古代的城墙早就被拆掉了，昔日的城乡二元结构也正在被打破，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使得国家的政策由对民工潮的围堵变成了鼓励和疏导。城市的发展，城市人的发展，只能踩着时代潮流的步伐往前走，农村的人们进城谋生，在给城市带来发展生机的同时，的确也会带来一些城市管理上以及治安上的问题。这些问题之所以成为难题，有体制上的不适应，管理的粗暴，也有城市人无所不在的歧视。客观地说，我们的城市虽然发展很快，看上去很现代化，但我们的管理者们还没有完全学会按现代社会的方式管理这些城市，在城市里生活的人，也没有相应的心理准备，甚至可以说，没有现代人的素质。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城市其实只是都市里的乡村，所谓的城里人，不过是享受了一点优待的农民，心胸狭窄一点可以理解。但是，毕竟中国已经开放了几十年，城里人的享受、眼界都已经非过去可比，为什么心中那些“中世纪”的墙还是拆除不了呢？

高处拥挤

人混到政界最高层之后，就发现不好玩了，苏东坡发出了“高处不胜寒”的感喟。历来，有才华自负清高、不谙官场三昧者，才会有这种半是牢骚、半是感慨的感喟。可惜，有这种感喟的人毕竟少了点，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还是喜欢往高处爬。而奇怪的是，社会也似乎趋向于给某些爬的人提供制度上的便利。于是，在历史上的很多阶段里，理应作为金字塔上端的高处人很多，拥挤不堪。

魏晋南北朝时期选官，实行九品中正制，上等三品，中等三品，下等三品。最后选来选去只看门第，不计其余，结果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不过，士族高门之间也有个高低之分，因此里面还有故事。按说第一品是专门留给皇族的，等于虚设，高门贵族的高下，只好在第二和第三两品上加以分别。开始的时候还好，时间一长，大家都往第二品上挤，挤着挤着，把关的人受不了了，一放水，结果像点样的门阀就都成了“灼然二品”。最高的地方站了太多的人，挤成一团，原本区别高下的九品中正制形同虚设。

士品如此，官爵也如此。无论什么朝代，开始的时候总是正态分布，大官少小官多，封侯拜爵者更少。时间一长，大家想着法子往高处挤，黑道、黄道，猫洞、狗洞，最后就是“关内侯，烂羊头”，一大群人披金挂紫，清朝末年就是满街红顶子、黄马褂、双眼花翎。不过还好，过去人们追逐高位，更多的是像《红楼梦》里的贾蓉那样，图个丧礼上的面子上好